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大明奇俠傳
第四十四回 鍾山玉督糧遇紅光 章定金巡營擒季德

詞曰：大將防邊身困，朝臣待漏衣寒。山僧日上睡猶酣，名利不如清淡。
半世功名如箭，一身富貴虛貪。休教春老與花殘，落得眼前看看。

話說刁虎問包成有何妙計，包成道：「好在張實在彼做先鋒，二爺何不差季德去跟隨張實，教他得便之時，在行營之中刺殺了。」李德在旁道：「刺殺那個？」包成道：「刺殺雲太師，豈不一天雲雨皆散了。」季德害怕道：「千軍萬馬之中，如何下手？」包成道：「那雲老兒和這些鼎甲都是老弱的文官，有何難處？」刁虎大喜道：「老包，好計！好計！」遂叫季德道：「你若乾了此功，連老千歲都是歡喜你的，那時包你弄個官兒出去做做便了。」季德領命，刁虎遂修了書子，叫季德投張實去了。正是：任君使盡千般計，誰知蒼天暗不容。

不表季德隨即投奔張實去了。再言雲太師等人朝辭了天子，天子命文武百官送出□里長亭之外。那些文武自去伺候，不表。再言雲太師回到行營，傳齊眾將，號令三軍道：「老夫奉旨前去平西，過府衝州，山遙路遠，一者仗聖上洪福平寇，二者代萬民除害，正是爾等乾功立業進身之時，爾等須謹遵法律，毋犯軍刑，倘有違令者，定按定法。概不寬恕。」眾將齊聲道：「謹遵將令。」太師令章江為軍政司，開出一張行軍條律，掛在轅門，曉諭三軍。上寫道：

- 一 隊伍不整者斬，
- 一 金鼓錯亂者斬，
- 一 旗位顛倒者斬，
- 一 臨陣退後者斬；
- 一 虜掠民財者斬；
- 一 姦淫婦女者斬；
- 一 克減軍糧者斬；
- 一 違誤時刻者斬；
- 一 巡邏失察者斬；
- 一 點名不到者斬。

那□條律掛將出去，大小三軍無不驚心，皆俱寂寂無聲，不敢亂動。太師取令箭一枝，付與山玉：「三軍以糧草為重，如可先去三關取糧，一者會合眾將緊守關隘，二者探雁軍虛實。」山玉去了。然後放炮起營，驅軍大進。不一時到了長亭，只見文武多官把盞。餞行已畢；太師別了多官，整肅隊伍，三聲大炮，往西大路進發。只見旗分五色，好不威武。有詩為證：

太師軍令果嚴明，隊伍旗槍入望清。
示若雷霆誰敢犯，村莊雞犬盡無驚。

不表太師的軍威嚴肅。且言鍾山玉得令，到邊取糧，帶領本部人馬、偏正眾將，往西邊進發。渡水登山，也非止一日，到了屯糧邊界。早有張成關下一干屬下文武官兒，前來迎接山玉。山玉問道：「連日軍機如何？可曾見過幾陣？」眾人道：「雁翎兵馬驍勇非凡，更兼他公子會台了烏風寨的一干賊兵，更是利害，時常偷進關來劫糧，為害不淺。張老提督只是閉門緊守，朝夕望救。將軍到此，天之命也！」山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們守好關門，交了行糧與我，等太師爺兵到，自然平伏。」眾將聽令，隨即交了糧草，投了三百馬兵、四員參將，同山玉護送糧草，排著隊伍，迎著雲太師的大兵一路行來。正是：糧乃三軍命，晝夜不停留。

話說山玉督糧行軍，才行了二日，到了一個所在，地名兩界山，日已暮了。山玉將糧草安在中軍，紮下營盤，小心看守，明日再行。三軍得令，紮了營盤住下。約有二更時分，只聽得一聲炮響，兩路兵來劫糧。山玉大驚，慌忙同眾將上馬。出營一看，只見火把叢中來了一將，大叫：「認得烏風寨大王？獻出糧來，饒你狗命！」那些護糧兵將向山玉道：「不好了！這正是紅家賊兵到了，快些逃命！」「呀」的一聲都逃走了。正是：未曾交戰先逃命，皆因平日殺寒心。山玉見眾將即走，又可笑，又可惱，便自己出馬，大喝道：「三軍作亂，有我退兵！」便拈條筆管槍，搶到陣前，大叫道：「來將是烏風寨那位將軍？快通名來。」紅元豹聽了，疑惑道：「來人口音廝熟，好似會過的。」便道：「俺乃二大王紅元豹是也。來將何名？」山玉道：「原來紅恩兄到了，俺鍾山玉險些衝撞。」忙下馬道：「恩兄，請中軍一敘。」那紅元豹聽得鍾山玉三個字，猛然想起道：「原來是鍾恩兄！」慌忙喝退三軍，丟刀下馬，挽手相攬，步入中軍。二人見禮。元豹道：「自從杭州別後，五年未會，恩兄何以至此？」山玉遂將以上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無豹歎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恩兄今在何人麾下解糧？」山玉道：「恩兄還不知麼？就是當朝雲太師，領兵前來與雁老伯說和。」遂將太師幾次救雁翎家眷的話說了一遍。紅元豹道：「若是雲太師前來，誰敢不服？但不知可有別將隨征？」山玉道：「有先鋒張實，是刑部張賓的兄弟，有些恃強。」元豹道：「你不先斬了他？」山玉道：「只可智擒，不可殺死。」元豹會意。兩人上馬，山玉一程相別去了。這山玉標下眾將無不吃驚，道：「看不出少年文士，手無縛雞之力，倒善於降賊、保全糧草呢！」正是：莫道文章無用處，也能橫掃五千兵。

不說紅元豹和山玉二人會了話，各回大營密報主帥去了。且言季德跟隨張實到先鋒營裡，急忙不能到中軍去行刺。那日兵抵頭關上三□里了，三聲大炮，紮下營盤。太師升帳，大小將官參見已畢，太師道：「兵抵邊關，賊寇相近，小心要緊。令參謀官章定金和先鋒張實內外巡營，小心要緊。」

二人領令去了。不表章定金自去小心巡營，單言張先鋒領令下來，心中不服道：「這巡營乃小軍之事，如何叫我？欺人太甚！」李德在旁道：「小人看雲太師甚是輕慢將軍，連我也不服。」張實道：「好不好殺掉這老賊，看他怎樣！」季德道：「待小人前去替大老爺巡營便了，倘若得使，就殺了這老頭兒，也代大老爺出出氣。」張實道：「須小心些。」

那季德大喜，領命回營，穿了軟甲，身帶短刀，到了二更時分，巡了一會，竟單身摸入中軍行刺。正是：小人行險惡，君子有天神。

且有季德摸入中軍，只見兵丁睡熟，雞犬無聲，暗闖心喜。走上帳來，掀開篷皮簾帷，鑽將進去一看，只見黑洞洞的，燈已滅了，左摸右摸。也是神明暗佑，一摸摸到壁上一張弓，那弓往地下一掉，恰恰的翻了弦，一聲響，弓把子碰在季德腿上，季德一讓，一頭撞在刀槍架上，乒乒乓乓響個不止。太師和章江驚醒，大叫：「有人！」那些上宿的家將都是連衣睡的，都伺候現成，一聲叫喚。即跳起身來，點起燭，拿了器械。季德叫聲：「不好！」借著燈光一閃，掀開帳篷往外就走。章江眼快，大叫：「往那裡走！」率領家將隨後追來捉獲。正是：只道行兇能富貴，誰知惹禍自傷身。

那季德跑出中軍，往旁一閃，躲在黑暗之處，動也不動。這裡章江并眾將趕出了中軍。四下裡分頭去尋找。這章江同兩個家將往旁邊來照時，只見黑暗之中人影兒一閃，章江大叫道：「在這裡！」一個家將便來擒捉。這季德急了，拔出短刀向章江就砍。章江一閃，兩個家將便挺槍來取。季德原有些武藝，一口短刀敵住兩員家將。戰了幾合，想道：「不好，走為上策。」遂一刀砍中一員家將左膊，跳出圈子去了。章江大怒，親自帶家將往下緊緊追來。正是：前行好似離弦箭，後趕猶如落地星。

正是三更時分，先鋒營裡一起巡夜的見季德不在，一個個都去睡了；章定金巡過一次，又往外邊去了；中軍人馬盡皆睡熟，就有醒的，不聞金鼓，不敢亂動，故而季德如此大鬧，無人攔阻。

話休煩敘，章江追趕季德，看看到了二層營外，只見頂面來了一簇人馬，大叫：「誰人喧吵？」章江聽得是章定金的聲音，大

叫：「賢弟拿賊！」定金聽得此言，吃了一驚，將人馬一齊圍裹上來，連眾家將也一齊來圍住。季德提刀衝時，被眾兵丁撒起接鉤套索，將他拿住，解上中軍來。恰好太師命趙璧全和鍾山玉帶了兵丁、侍衛下來接應，一千人將季德解上來見雲太師，少不得要審情由了。這一回有分教：瞞天奸後真波浪，遍地風波起是犯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